

我和一位藏族学生未了的 汉藏民族团结情结

◆陈钦甫

这位学生名叫白玛次仁,西藏康巴地区人。他是1957年6月西藏团校、西藏公学时期第一批学员。

我认识他还是1955年我们从塔工(林芝)分工委到太昭宗(工布江达县)宣传演出期间。那时,一个蓬头垢面、衣不遮体、面黄肌瘦的藏族小孩,常来看我们的演出,并再三向我表示他一定要参加工作或者去内地学习的想法和决心。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按照《十七条协议》中“两个不予变更”的规定,西藏仍然保留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和封建农奴制度。人民尚未掌握政权,奴隶和农奴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所以,要求去学习不但要经过父母同意,还要征得当地头人同意才可以。

后来,他又多次来找我,我便问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去学习父母亲会同意吗?你的主人会批准吗?”他说:“我叫白玛次仁,父母亲都已去世。西藏和平解放前,家庭很穷,受尽三大领主的残酷压榨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父母带着他从康区逃荒要饭流落到太昭宗境内,途中母亲饿死,不久,父亲也病死,就剩下我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孩。为了活命,就给一个头人家放牛羊,晚上住在牛羊圈里,与牛羊为伴,勉强维持生活。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决心去内地学习,恳请老师一定帮助我,只要你们出面给太昭宗政府讲讲,他们会同意的。”

听了这个孤儿的苦难经历和他争取翻身解放的决心,不但打动了,也促使我下决心帮他实现这一愿望。后来我找到太昭工作组负责人黄运德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这个孤儿的情况。他表示这是一件好事,

一定和宗政府头人协商一下,想办法帮他达成心愿。

就这样,我带着白玛次仁回到塔工分工委驻地,他被编入藏族学员训练班,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之后,我也从文工队调到团分工委任宣传部部长并兼训练班班主任,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生活管理和文化学习。

1956年,一批批学员被送往内地中央民院、西南民院学习,根据他的条件,他本应该是第一批被送往内地学习的学员,可他都不愿意去,表示一定要和我在一起,我成了他最信任的人。

1957年7月,塔工分工委撤销,我才带着白玛次仁和塔工最后一批60名藏族学员回内地来到西藏团校学习。由于他年龄稍大,我又了解他,让他临时担任班长。在乘车途中,他工作认真负责,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10月,我们终于平安到达陕西宝鸡虢镇西藏团校临时校址,被编入团校第十一班,我任班主任。

后来,学校又按年龄重新进行调整,凡17岁以上的学员一律编入西藏公学,按年龄白玛次仁应该编入西藏公学学习。可他一再表示,不愿和我分开,想继续留在团校十一班和我在一起。他一直视我为兄长、最可信赖的人,令我感动。说老实话,我也不舍得离开他。这样,我又留下他在西藏团校第十一班正式担任首任班长。这个班已不再是原来的那60名学员了,各地区的学员都有,思想、生活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都比以前多了许多,担子也重了。

开学之后,作为班长,白玛次仁学习刻苦努力,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尊敬老师,按时作息。每天早上

学校广播一响,他第一个起床,带领全班学生跑步出操;晚上熄灯后,他总是陪我逐个宿舍检查完人数后,最后才去睡觉;他关心集体,工作积极,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进步很快,工作成绩明显。保证了班级工作团结稳定、正常运转,没有发生任何问题,顺利完成了在团校两年来的学习任务。我也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在平叛运动中,他立场坚定,态度坚决,表现积极,和其他同学一起,被学校批准第一批返回西藏参加平叛、民主改革,走上了工作岗位。

出发前,白玛次仁特地到家和我告别,他含着眼泪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老师,是你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感谢老师四年来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更不会忘记学校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老师,不知我们以后何时才能再见面?”我说:“会见面的,以后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经受住考验,绝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教育。”他最后说:“请老师放心!”

学员进藏出发那天上午,学校大门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两边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咸阳火车站也挤满了欢送进藏同学的师生,我也挤在人群中,挥手向进藏的同学表示欢送,场面热闹感人。一声汽笛长鸣,火车慢慢启动,开始向西行驶,列车满载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瞬间,便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1958年春节、藏历年西藏团校11班师生于陕西宝鸡临时校址教学楼前合影。二排右起为陈钦甫、白玛次仁。

从此,我和白玛次仁同学分别了。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和白玛次仁便失去了联系。失去联系,不等于割断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一直没有忘记他,总想着有一天能够见到他,也常常挂念着他。

退休之后,我想,终于有了可以和白玛次仁见面的机会了。

1998年那年,我去西藏,由于没有他的工作单位信息,我想,他原来是从林芝地区招收的学员,所以决定先到林芝地区去了解情况,结果,没有任何收获。我又返回工布江达县,他是当年从这里被招收参加学习的。

在工布江达县,我首先到县委组织部门了解有关白玛次仁的情况。组织部门听完我的来意之后,说:“经我们核实,我们县确实有一位名叫白玛次仁的同志,他也是西藏公学1959年5月毕业分配来的,他曾在一个区里任区委书记。”听到这里我情绪非常激动。不过,那位同志又接着说:“非常不幸,这位同志已在几年前去世了。”这一噩耗使我不知所措,一直呆呆坐在办公室好久才离去。

我的这次西藏寻梦之路最终没能实现。但这段汉藏民族团结友谊不会因此而中断,它将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学校工作,像这种师生关系和友情,还有很多很多。所不同的是,我和白玛次仁同学还有一段难忘的知遇之情,我现在仍然珍藏着1958年春节、藏历年西藏团校第十一班师生在教学大楼前合影的那唯一的一张照片,白玛次仁同学就站在在我的身边。每当看到这幅照片时,许多往事就会浮现我的眼前……

我和白玛次仁同学之间的友谊,不仅仅是亲密的师生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汉藏民族团结的深情厚谊,让我永远也难忘记!

作者系西藏民族大学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胡萍